"经典明亮阅读"丛书

名家写人事

MINGJIA XIERENSHI

经典明亮阅读丛书

名家写人事

希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名家写人事 / 杜拉斯、鲁迅等著. —太原：希望出版社，2010.4

（经典明亮阅读系列丛书）

ISBN 978-7-5379-4639-1

Ⅰ. ①名… Ⅱ. ①杜… Ⅲ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 Ⅳ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69391 号

书　　名：名家写人事
出 版 人：梁　萍
责任编辑：温学军
复　　审：谢琛香
终　　审：陈　炜
装帧设计：王　蕾　冯建华
出版发行：山西出版集团·希望出版社
地　　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　　邮 编：030012
电　　话：发行部 0351-4168101　4041258　4123120
E-mail：xwcbs@vip.sina.com
网　　址：www.xwcbs.com
印　　刷：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：新华书店经销
开　　本：787mm × 960mm　1/16
印　　张：13
字　　数：260 千字
版　　次：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379-4639-1
定　　价：16.80 元

目录

人物你我他

002方志敏/清贫 004鲁迅/忆刘半农君 008郁达夫/敬悼许地山先生 011艾芜/冬夜 013朱自清/我所见的叶圣陶/给亡妇 022张爱玲/弟弟 024梁实秋/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028丰子恺/癞六伯/王因图 034林语堂/阿方 038夏丏尊/鲁迅翁杂忆 041臧克家/老哥哥 046萧红/滑竿 050谢冰莹/黄庐隐 054（美国）雷·布莱德贝利/奶奶 060(美国)福克纳/在卡罗琳·巴尔太妈葬仪上的演说 062（法国）/蒙田/自画像 066（法国）雨果/悼念乔治·桑 069（法国）拉布吕耶尔/富人和穷人/伪善者 072（法国)杜拉斯/说谎的男人 077（英国）萧伯纳/贝多芬百年祭 083（西班牙）阿莱桑德雷/老人和太阳/献给死去的姑娘/ 086（阿根廷）博尔赫斯/另一个人/博尔赫斯和我/匕首 096（奥地利）茨威格/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100（俄罗斯）屠格涅夫/马霞/老人 103（保加利亚）约尔丹·拉迪奇科夫/我的爸爸 105（黎巴嫩）纪伯伦/罪犯 108（日本）东山魁夷/老师

世间事难忘

112鲁迅/风筝115丰子恺/儿戏/忆儿时/东京某晚的事124李广田/悲哀的玩具/过失/131刘半农/饿135茅盾/叩门137萧红/饿141郑振铎/宴之趣147陆蠡/囚绿记151庐隐/邻居155/缪崇群/夜158废名/初恋163石评梅/我只合独葬荒丘169马克·吐温/童年172（法国）波德莱尔/穷人的玩具175（法国）雨果/沙葬177（法国）大仲马/猎狼记180/（法国）杜拉斯/幻影纷至沓来188（英国）高尔斯华绥/观舞190(西班牙)阿左林/上书院去的路192（德国）霍普特曼/上学的第一天195（前苏联）普里什文/虾在嘁嘁喳喳说些什么198（前苏联）维·比安基/没娘的小鸟201（黎巴嫩）阿瓦德/小脚夫

经典明亮阅读丛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人物

你我他

名家简介

方志敏（1900—1935），江西弋阳人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。1935年1月，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，因叛徒出卖被捕，在狱中坚贞不屈，同年7月在南昌英勇就义。遗著有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狱中纪实》等。

清贫

方志敏

我从事革命斗争，已经十余年了。在这长期的奋斗中，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，从没有奢侈过。经手的款项，总在数百万元；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，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。这在国方的伟人们看来，颇似奇迹，或认为夸张；而矜持不苟，舍己为公，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。所以，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，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：

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——一个最不幸的日子，有两个国方兵士，在树林中发现了我，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，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，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，发个意外之财。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，从袄领捏到袜底，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，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。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，猜疑我是把钱藏在哪里，不肯拿出来。他们之中有一个，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，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，双脚拉开一步，作出要抛掷的姿势，用凶住我，威吓地吼道：

“赶快将钱拿出来，不然就是一炸弹，把你炸死去!”

“哼!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!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；想从我这里发洋财，是想错了。”我微笑淡淡地说。

“你骗谁!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!”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。

“决不会没有钱的，一定是藏在哪里，我是老出门的，骗不得我。”另一个兵士一面说，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的捏，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。

“你们要相信我的话，不要瞎忙吧!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，个个都有钱，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，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!”我再向他们解释。

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，也就停手不搜了；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，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，也毫无所得，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!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，也将拉着的引线，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，转过来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。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，才算无话。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，对我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，就同声命令地说：“走吧!”

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?请等一下，让我想一想，啊，记起来了，有的有的，但不算多。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，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，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——怕国军进攻时，被人抢了去，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；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。但我说出那几件“传世宝”来，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!

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!

名家简介

鲁迅(1881—1936)，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。浙江绍兴人，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。1918年5月，首次用“鲁迅”为笔名，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其文学创作涉及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等领域，并著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学术著作，大部分收录于《鲁迅全集》中。

忆刘半农君

鲁 迅

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。

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。半农去世，我是应该哀悼的，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。但是，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，现在呢，可难说得很。

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，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。他到北京，恐怕是在《新青年》投稿之后，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，到了之后，当然更是《新青年》里的一个战士。他活泼，勇敢，很打了几次大仗。譬如罢，答王敬轩的双簧信，“她”字和“牠”的创造，就都是的。这两件，现在看起来，自然是琐屑得很，但那是十多年前，单是提倡新式标点，就会有一大群人“若丧考妣”，恨不得“食肉寝皮”的时候，所以的确是“大仗”。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，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，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。然而这曾经是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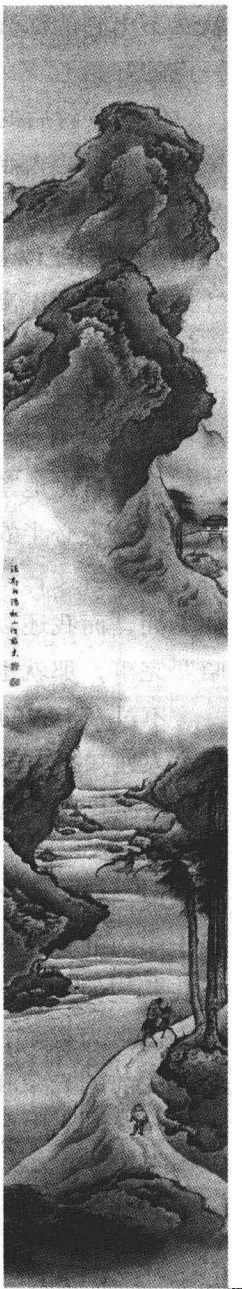
但半农的活泼，有时颇近于草率，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

方。但是，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，他还是好伙伴，进行之际，心口并不相应，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，他是决不会的。倘若失了算，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。
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，就开一次编辑会，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，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，大书道："内皆武器，来者小心!"但那门却开着的，里面有几枝枪，几把刀，一目了然，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，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："内无武器，请勿疑虑。"这自然可以是真的，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"武库"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佩服陈胡，却亲近半农。

所谓亲近，不过是多谈闲天，一多谈，就露出了缺点。几乎有一年多，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"红袖添香夜读书"的艳福的思想，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。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，使有些"学者"皱眉。有时候，连到《新青年》投稿都被排斥。他很勇于写稿，但试去看旧报去，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。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，是：浅。

不错，半农确是浅。但他的浅，却如一条清溪，澄澈见底，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，也不掩其大体的清。倘使装的是烂泥，一时



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，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，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。

但这些背后的批评，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，他的到法国留学，我疑心大半就为此。我最懒于通信，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。他回来时，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，后来也要标点《何典》，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，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，事后，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，“驷不及舌”，也没有法子。另外还有一回关于《语丝》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；五六年前，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，那时候，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。

近几年，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，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；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“蜜斯”之类，却很起了反感：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。从去年来，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，弄烂古文，回想先前的交情，也往往不免长叹。我想，假如见面，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，不给一个“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”完事，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。

不过，半农的忠厚，是还使我感动的。我前年曾到北平，后来有人通知我，半农是要来看我的，有谁恐吓了他一下，不敢来了。这使我很惭愧，因为我到北平后，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。

现在他死去了，我对于他的感情，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。我爱十年前的半农，而憎恶他的近几年。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，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，他的为战士，即使“浅”罢，却于中国更为有益。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，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。

八月一日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鲁迅的柔情

鲁迅是文化革命的闯将。因他擅写杂文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，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，为人严肃，缺少人情味。其实，鲁迅既有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一面，也有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一面。他在家庭中，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、慈爱的父亲。且看他1932年一首题为《答客俏》的诗：
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

知否兴风狂啸者，回眸时看小於菟。

这首诗用“於菟”即老虎也懂得爱子作比喻，说明英雄豪杰也应懂得怜家爱子，从而生动地表达了鲁迅对孩子的深厚感情。

名家简介

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原名郁文，字达夫，浙江富阳人。1921年6月，与郭沫若、成仿吾等人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沉沦》，中篇小说《出奔》、《她是一个弱女子》，理论文集《小说论》、《文艺论集》、《戏剧论》等。1945年被日军宪兵杀害。

敬悼许地山先生

郁达夫

我和许地山先生的交谊并不深，所以想述说一点两人间的往来，材料却是很少。不过许先生的为人，他的治学精神，以及抗战事起后，他的为国家民族尽瘁服役的诸种劳绩，我是无时无地不在佩服的。

我第一次和他见面，是创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时候，记得是一天秋天的薄暮。

那时候他新从北京(那时还未改北平)南下，似乎是刚在燕大毕业之后，他的一篇小说《命运鸟》 已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，大家对他都奉呈了最满意的好评。他是寄寓在闸北宝山路，商务印书馆编辑所近旁的郑振铎先生的家里的。

当时，郭沫若、成仿吾两位，和我是住在哈同路，我们和小说月报社在文学的主张上，虽则不合，有时也曾作过笔战，可是我们对他们的交谊，却仍旧是很好的。所以当工作的暇日，我们也时常往来，作些闲谈。

在这一个短短的时期里，我与许先生有了好几次的会晤，但

他在那一个时候，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，老是讲不上几句话后，就去找小孩子抛皮球，踢毽子去了。我对他当时的这一种小孩子脾气，觉得很是奇怪；可是后来听老舍他们谈起了他，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，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。

这已经是约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。其后，他去美国，去英国，去印度。回来后，他在燕大，我在北大教书。偶尔在集会上，也时时有了几次见面的机会，不过终于因两校地点的远隔，我和他记不起有什么特殊的同游或会谈的事情。

况且，自民国十四年以后，我就离开了北京，到武昌大学去教书了，虽则在其间也时时回到北京去小住，可是留京的时间总是很短，故而终于也没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机会。

其后的十余年，我的生活，因种种环境的关系，陷入了一个绝不规则的历程，和这些旧日的朋友简直是断绝了往来。所以一直到接许先生的讣告为止，我却想不起是在什么地方，和他握过最后的一次手。因为这一次过香港而来星洲时，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书，但因为船期促迫，想去一访而终未果。于是，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谈的机会了。

对于他的身世，他的学识，他的为国家尽力之处，论述的人，已经是很多了，我在此地不想再说。我想特别一提的，是对于他的创作天才的敬佩。他的初期的作品，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，是大家所熟知的，但到了最近，他的作风，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，却很少有人说起。

他的一篇抗战以后所写的小说，叫作《铁鱼的鳃》，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，我在《华侨周报》的初几期上，特地为他转载的原因，就是想对我们散处在南岛的诸位写作者，示以一种模范的意思，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，不但是在中国的小说界不可多得，就是求之于一九四O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，也很少有可以和他比并的作品。但可惜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，竟

为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所掩蔽，人家知道的不多，而他自己也很少有这一方面的作品。要说到因他之死，而中国文化界所蒙受的损失是很大的话，我想从短少了一位创作天才的一点来说，这损失将更是不容易填补。

自己今年的年龄，也并不算老，但是回忆起来，对于追悼作故的友人的事情，似乎也觉得太多了。辈份老一点的，如曾孟朴、鲁迅、蔡孑民、马君武诸先生，稍长于我的，如蒋百里、张季鸾诸先生，同年辈的如徐志摩、滕若渠、蒋光慈的诸位，计算起来，在这十几年的中间，哭过的友人，实在真也不少了。我往往在私自奇怪，近代中国的文人，何以一般总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龄?而外国的文人，如英国的哈代、俄国的托尔斯泰、法国的弗朗斯等，享寿都是在八十岁以上，这或者是和社会对文人的待遇有关的罢?我想在这一次追悼许地山先生的大会当中，提出一个口号来，要求一般社会，对文人的待遇，应该提高一点。因为死后的千言万语，总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来得实际。

末了，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联，抄在底下：

嗟月旦停评，伯牛有疾如斯，灵雨空山，君自涅槃登彼岸。

问人间何世，胡马窥江未去，明珠漏网，我为家国惜遗才。

名家简介

艾芜（1904—1992），原名汤道耕，四川新繁(今新都县)人，现代作家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《南行记》、《南国之夜》、《夜景》、《烟雾》，长篇小说《丰饶的原野》、《故乡》、《山歌》、《百炼成钢》，散文集《漂泊杂记》、《初春时节》、《浪花集》等，另有《艾芜选集》行世。

冬夜

艾芜

冬天，一个冰寒的晚上。在寂寞的马路旁边，疏枝交横的树下，候着最后一辆搭客汽车的，只我一人。虽然不远的墙边，也蹲有一团黑影，但他却是伸手讨钱的。马路两旁，远远近近都立着灯窗明灿的别墅，向暗蓝的天空静静地微笑着。在马路上是冷冰冰的，还刮着一阵阵猛厉的风。留在枝头的一两片枯叶，也不时发出破碎的哭声。

那蹲着的黑影，接了我的一枚铜板，就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搭话，一面抱怨着天气："真冷呀，再没有比这里更冷了!……先生，你说是不是?"

看见他并不是个讨厌的老头子，便也高兴地说道："乡下怕更要冷些吧?"

"不，不，"他接着咳嗽起来，要吐出的话，塞在喉管里了。

我说："为什么?你看见一下霜，乡下的房屋和田野，便在早上白了起来，街上却一点也看不见。"

他捶了几下胸口之后，兴奋地接着说道："是的，是的……乡下冷，你往人家门前的稻草堆里一钻就暖了哪……这街上，

哼，鬼地方!……还有那些山里呵，比乡下更冷哩，咳，那才好哪!火烧一大堆，大大小小一家人，热闹呀!……”

接着他便说到壮年之日，在南方那些山中冬夜走路的事情。一个人的漂泊生活，我是喜欢打听的，同时车又没有驰来，便怂恿他说了下去。他说晚上在那些山里，只要你是一个正派的人，就可以朝灯火人家一直走去，迎着犬声，敲开树阴下的柴门，大胆地闯进。对着火堆周围的人们，不管他男的女的，用两手向他们两肩头一分，就把你带着风寒露湿的身子，轻轻地放了进去。烧山芋和热茶的香味，便一下子扑入你的鼻子。抬头看，四周闪着微知的眼睛，欢迎着，毫没有怪你唐突的神情。你刚开口说由哪儿来的时候，一杯很热的浓茶，就递在你的下巴边上。老太婆吩咐她的孙女，快把火拨大些，多添点子柴，说是客人要烘暖他的身子；你暖和了，还不觉得疲倦的话，你可以摸摸小孩子的下巴，拧拧他们的脸蛋，做一点奇怪的样子，给他们嘻笑。年轻的妈妈一高兴了，便会怂恿他的孩子把拿着要吃的烧山芋，分开一半，放在你这位客人的手上。如果你要在他们家过夜，他们的招待，就更来得殷勤些。倘若歇一会，暖暖身子，还要朝前赶路，一出柴门，还可听见一片欢送的声音：“转来时，请来玩呀！”老头子讲着讲着，给冷风一吹，便又咳嗽起来。我听得冷都忘记了。突然老头子忘形地拉着我问道：

“先生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哪?……这里的人家，火堆一定烧得多的，看窗子多么亮哪……他们为什么不准一个异乡人进去烤烤手哩?”

搭客汽车从远处轰轰地驰来了，我赶忙摆他的手，高声说道：“因为他们是文明的人，不像那些山里的……”

再跳进通明的汽车里，蓦地离开他了。但远的南国山中，小小的灯火人家里面，那些丰美的醉人的温暖，却留在我的冬夜的胸中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